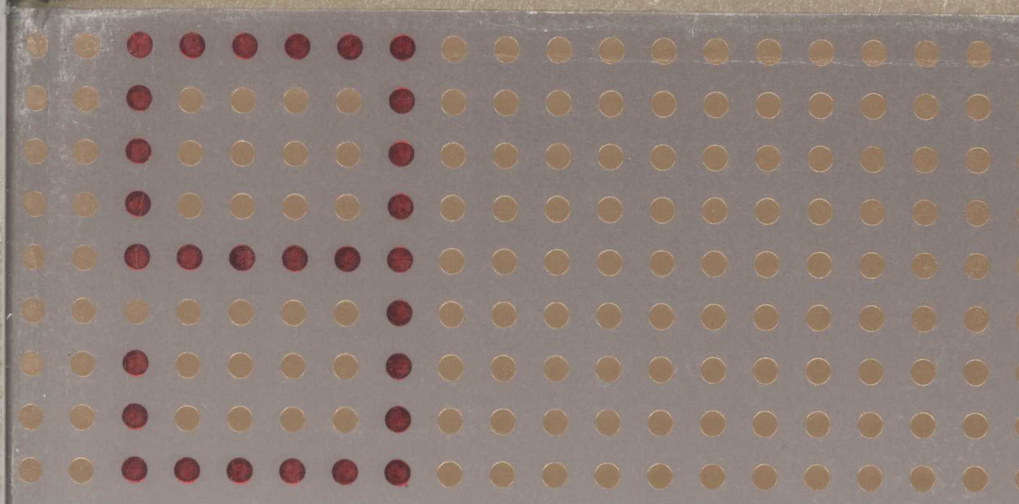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九集 中篇小说卷一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孙颔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九集

本书编委会 编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九集. 中篇小说卷一/孙颙主编
程德培 邹平副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21-3449-6

I. 中… II. ①孙… ②程… ③邹… III. ①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6578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IX: NOVELETTES—Part I

Editor-In-Chief: Sun Yong

Deputy Editor-In-Chief: Cheng Depei Zou Pi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郑理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九集

中篇小说卷一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孙颙 副主编 程德培 邹平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125 插页 6 字数 720,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978-7-5321-3449-6/I·2624

定价: 62.00 元

序 言

孙 颢

回看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你可以发现两次井喷奇观。

第一次比较集中的创作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十几年间,涌现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家和色彩纷呈的优秀作品。这一段时间,文学在所有的领域,小说、诗歌、散文理论、戏剧等等,均有丰盛的收获,并且导致了文学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启动。因为抗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大系编完第一辑即被迫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接续此项工程。这个中断,给人某种错误的感觉,似乎文学创作在大系第一辑收尾的 1927 年与后面的时期是分开的。实际上,那是一以贯之的文学进军,即使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政治危机,也不能切割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在那一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繁荣期,我个人的看法,收获最明显的是小说创作,其中,又以短篇小说的成果最为明显。投入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之多,发表短篇小说的园地之肥沃,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二十多年以前,我刚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小说卷的编选,阅读了当时众多的文学报刊,限于大系规模,为众多优秀短篇如何割舍为难,一直记忆犹新。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后半段起,由于战争烽火不断,政治变化纷繁,文学创作虽然经常有佳作涌现,但是,那井喷式的奇观是难以见到了。直到 20 世纪临近尾声的时候,从 1978 年开始的一二十年,由于中

国改革开放伟业的兴起,我们又惊喜地看到了如火山爆发似的创作高潮。这一次,文学同样在所有的领域获得硕果,并且赢得了广大民众的鼓掌。也许是个人的偏见,我认为成绩最为显著者轮到了中篇小说。回首望去,火山爆发以后,那由中篇小说堆起的高原,骄傲地挺立着。那是依赖众多中篇佳作汇聚成的气势,而绝非少数人的天才能够实现的事业。

两个井喷期的出现,均是思想文化界被长期压抑后的报复,是积聚的能量的大释放。清代长期严酷的文化压迫以及民国初年混乱的社会对文化的打压,引爆了第一次井喷。那时,白话文的创作刚刚兴起,作家们的准备不足,连鲁迅那样的大人物也以精短的写作为主,所以文学的繁荣首先体现在短篇小说方面,似乎非常自然。第二次井喷的开始,是在中国否定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之后。被“文革”乃至更早的政治运动长期打压的作家们,包括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者,怀着在苦难中积聚的人生体验与智慧登陆文坛。短小的作品,当然是他们十分顺手的武器,但是,他们感到那分量不够,难以容纳呼啸的生活激浪,而长篇巨作又需要漫长的创作时间,于是,众多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中篇小说的体裁。我想,这就是中篇小说突然特别繁荣的原因。

应当承认,中篇小说的突进,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在20世纪的最后一些年头,佳作依然不断,集团式战斗的辉煌却黯淡了。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非常态的繁荣向常态过渡,社会的聚焦从文学转到经济、科技等问题上;另一方面,也是创作者们注意力转移的结果,富有经验的作家们的力量更多地转向长篇小说等方面的体裁。选入本大系中篇小说卷的作品,上世纪最后几年的创作,在质量上未必不如前些年的,但是,社会的知名度没有前面那些作品高,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篇小说的编选,是程德培先生、邹平先生等接力完成的。邹平先生更是用心写出长长的编选后记,把对入选作品的评论娓娓道尽,已经没有写序言者发挥的空间。于是,我只能说一点空洞的感慨。

行文至此,想到不久以前,我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作品选》所做的

序,那里面的一些意思很适合这个中篇卷,因此浓缩后转记于下:

这是一次坚决的回归,向文学本义的回归。

首先,是向大地的回归,向泥土一样朴实、敦厚的生活的回归,与长时间统治文坛的左倾教条划清了界限。最早震撼广大读者的作品,中篇像《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其深深打动人的力量,首先源于此处。我们曾经读过太多的飘浮在天空白云间的作品,英雄人物高大完美,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私情欲望;周围的世界也黑白分明,正义毫无悬念地压倒邪恶。那样的作品,美丽单纯到仿佛勾勒在宣纸上的清凉世界,与芸芸众生扎根于大地的日子实在相隔太远。所以,当上述描绘平凡世界的作品问世,特别是深刻反映“左”的长期危害带给人民的无数灾难时,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还应该指出一点,在解放思想最初的日子里,文学界是走在前面的,很多必须冲破的思想樊篱,是作家们以形象和感性率先提示给社会的。因此,创作的影响力就突破了常态下的文学作用范畴。现在,有人时常感叹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大大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是忘记了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其二,是向“文学即人学”这个本义的回归。当小说从蓝天白云回归大地泥土之后,作家们很快明白,世间的问题纷繁到绝不是小说能大包大揽的。比方说,过于抽象的理论思想问题就得托付给学术界。小说最擅长的,还是展示人的喜怒哀乐,表现人的悲欢离合,其中难度最高也最见作家功力的就是把握人深邃的内心。因此,作家们的关注力,从社会热点更多地转向人的生存与发展。说到这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出现在文坛时,生疏已久的对人性的深刻披露,确实让我们兴奋不已。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其他各种风格的研究人的小说,像《棋王》不动声色的激情,像《没有纽扣的红衬衣》飘逸潇洒的刻画,像《叔叔的故事》入木三分的剖析,像《民谣》冷峻苦涩的笔调,等等。

其三,是向创作个性的回归。这是在向文学本义的回归上最辛苦的努力,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前辈大家的作品,我们不会搞混,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你不看署名也分得清楚,原因就在

于个性清晰,作品具备充足的独创性。当文学越来越多地被“左”的倾向压抑,作家的个性也就成为打击批判的对象。作品的思想主题,抄报纸社论;作品的人物塑造,按“高大全”模式套裁;作品的表现手段,以保险第一作为选择的前提。于是,个性化自然离我们远去,甚至让人觉得是相当陌生的事情。新时期文学爆发后,一些作家,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率先显示了强烈的个性。老作家中,王蒙的个性获得公认,那以作家的智慧凝聚成的天马行空式的表达力,在他各种样式的创作里均有充分的展示。在中年、青年作家中,也可找到这样的典范。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在此点上还有距离,个性模糊、独创薄弱,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即使在最基础的创作要素——文学语言方面,个性化不足也成为突出的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的写作者们不屑用功于此,把大白话(乃至粗俗的语言)误以为生活化了。因此,在向创作个性回归的征程上,路漫漫其修远兮。

回顾的目的不仅仅是小结昨天。为了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将继续前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 — 2000

总 目

第一集	文学理论卷一
第二集	文学理论卷二
第三集	文学理论卷三
第四集	长篇小说卷一
第五集	长篇小说卷二
第六集	长篇小说卷三
第七集	长篇小说卷四
第八集	长篇小说卷五
第九集	中篇小说卷一
第十集	中篇小说卷二
第十一集	中篇小说卷三
第十二集	中篇小说卷四
第十三集	短篇小说卷一

第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
第十五集	短篇小说卷三
第十六集	微型小说卷
第十七集	散文卷一
第十八集	散文卷二
第十九集	杂文卷
第二十集	纪实文学卷一
第二十一集	纪实文学卷二
第二十二集	诗卷
第二十三集	儿童文学卷一
第二十四集	儿童文学卷二
第二十五集	戏剧卷一
第二十六集	戏剧卷二
第二十七集	影视文学卷一
第二十八集	影视文学卷二
第二十九集	史料·索引卷一
第三十集	史料·索引卷二

目 录

序言	孙 颢 (1)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1)
大墙下的红玉兰	从维熙 (72)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130)
人到中年	湛 容 (171)
蝴蝶	王 蒙 (248)
立体交叉桥	刘心武 (306)
赤橙黄绿青蓝紫	蒋子龙 (396)
射天狼	朱苏进 (472)
美食家	陆文夫 (508)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铁 凝 (581)
迷人的海	邓 刚 (655)
家教	叶 辛 (685)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引 子

心灵上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

我没有想到，事隔二十年的今天，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我更没有想到，这次触发，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

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吃过晚饭，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细细翻读。最近一个时期，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纠正错案、冤案的精神，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窃笑。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他说我有点像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

绪的。

对这种嘲笑,我内心是反感的,我反唇相讥。我说,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但是,口头的辩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批的材料,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

这天晚上,我的情绪特别不好。外面正下着大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玻璃上,从楼上望去,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冷。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又从他们身上,想到我的丈夫。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我的调来,似乎很明白内幕,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每当我一想到这里,心里就感到堵得慌。

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我应了一声,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

我急忙问了声:“谁呀?请进来!”

很快,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这姑娘叫周瑜贞,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往像自己家一样。她虽是学技术的,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毫无顾忌,有时,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也经常挖苦、嘲笑,说我们是“离了本本就是瞎子”,是“冰库里的鱼,又冷又看不见天”。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也不放过。她非常奇怪,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又那么单调,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决定别人的命运?总之,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

我丈夫吴遥,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后来,渐渐不喜欢她了,说她

自由主义气味太浓,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我喜欢她的坦率,我从她身上,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加上,我和吴遥在一起,并没有多少话好谈,我们生活得很单调、很枯燥。我们的家庭气氛就像这所房子一样,很大,很空,有时还很冷。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常常向我袭来,这时,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谈天。

今天,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所以看到她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她脱掉了大衣,让她坐到沙发上。可她呢,跟往常不一样。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红扑扑的脸上,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很快,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可今天,她很不同,她在沙发上没坐几秒钟,又跳了起来,她嚷了一句:“这屋子好冷!”又把大衣披上,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转过身,睁着两只大眼,好像第一次看到我似的,上下打量起我来。

我被她这种神情,弄得莫名其妙,我说:“你怎么啦,干吗这么看我?”

她异样地一笑,摇了摇头。

我更加奇怪了,我问她:“你碰到了什么事吗?”

“我最近出了一趟差,”她说,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给自己倒了杯水,捧在手上,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我是到天云山去的!”

“啊,你到天云山去了?”我惊讶地问:“那里现在怎样了?”

“一言难尽!”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又一次瞅了我一眼,说:“你从前不是去过那里吗?”

我点点头。我是去过天云山,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便神秘地一笑,说:“你知道吗?这次我去天云山,碰到一个怪人,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

“什么怪人?”

“我很难分析他。”她说：“也许是个英雄，也许是个叛逆者，或者像你们常用的那个词：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这得看各人怎么看。”

“哪能这么说？”我说：“是非总有个标准！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

“标准？”她冷笑了一声：“究竟什么是标准？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看？四人帮有四人帮的标准，你们有你们的标准。而我呢，我也有我的标准。”

“啊？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我笑起来了：“这倒是头回听你说。”

“当然不同！”她提高了嗓门，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恨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标准，我们可能是相同的，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

“你讲具体一点嘛！”

“我一具体，你可能又要害怕了。比如说，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那么再往前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反对了四人帮，固然是英雄。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反对了不良倾向，算不算英雄呢？再具体一点吧，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

她说到这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因为她讲的题目相当大，沉吟了片刻，没有回答。她见我这副样子，胜利地笑了：“我说嘛！你不敢回答了吧！”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不服气地说：“我不过是在考虑，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

“按我的标准，”她说，忽然站了起来：“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

“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我嘲笑地说。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她皱了皱眉，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放在鼻子上嗅着，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我很惊奇，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我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身边。我问：

“你怎么啦，小周，为什么不吱声了？”

“我在想那个怪人，”她毫不遮掩地说。

“哦！他是很年轻的人吗？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把一只手架到她的肩上。

“他不年轻了！”她苦笑了一下：“他也没有什么工作。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我是在想，他的同时代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她这么一说，我更感到惊奇了。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敬佩？我着急地问：“你到底碰到了谁呀？”

“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她说：“你想听听吗？”

我点点头。

“好吧！我就给你讲讲吧！”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我们两人坐在一起。

她开始讲了起来——

二

“我这次不是到天云山区去了吗？”她说：“说起天云山，你也是很熟悉的。”

“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我忍不住问。

“反正我知道噢！”她狡黠地眨眨眼说：“我求你别打断我，等我讲完了，你再提问。”

“好吧，你说。”

“我到天云山的任务，是为我们规划小组，找二十年前的关于天云山的规划书，这是省里急等着要的。这份规划书，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制订出来，二十年后又去找它？……”说到这里，她自己也笑了，“你看，我自己倒提问起来了，不问这个吧！

“那天我下了火车,没买到公共汽车的票,一个热情的同路人,看着我着急,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想办法。我在马路上等着他,过了一会,他来了,说是有辆运货的马车要回天云镇,他已和赶马车的讲好了,可以带我去。

“我跟着这位热心人,找到了那辆马车。

“马车的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了,车前坐着一位正在低头整理什么的车把式,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学生,她用雪亮的眼睛盯了我一眼,要我爬到那麻袋上,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能坐能靠的地方。

“那女学生俯身和赶马车的说了句什么,赶马车的点点头,也许看了我一下,也许没看,我也没注意。我把自己弄得舒服些,靠在上面。等我谢了那位热心人,车把式便扬起鞭子,马车向前滚动了,马铃声和蹄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这天天气很晴朗,只有几片白云浮在天际,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我斜靠在马车的麻袋上,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老乡,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天云山,不禁神思飞驰,在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声里,沉入到所谓幻想境界去了。

“我想像着天云山当年闹革命的情景,想像着当年来开发天云山区的年轻人们,我又望着那远处山岭上的古城堡遗址,想像着中国的悠久的历史。……”

“你怎么知道那个古城堡?”我被她的讲述,带到我当年生活过、工作过的地方,不自觉地又问起她来。

“我在出发以前,就跟人交谈过,在车上,我也跟人谈过天云山。”周瑜贞瞥了我一眼,说:“我也看过天云山志,我知道那古城堡的历史,啊哟,你看,你又把我的话打断了!”

我没有吱声,只用眼神示意她再讲下去。我心里忽然隐隐感到一阵不安,我莫名其妙地意识到,这个姑娘大雪天跑来跟我讲这些,可能和我的某一段生活有关吧。

“正在我沉思的时候,”她接着说:“车前面两人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学生和那位赶马车的,好像有一种特殊

的关系，我靠在车上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俩一直非常亲密地低声谈话。这时，我听见赶车的哈哈大笑了，他笑得非常爽朗天真。他对那姑娘说，‘小凌云，你也染上了这个时髦的毛病了，讽刺、挖苦、嘲弄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用一些最尖刻的言语，来表示自己的最新见解，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可是这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那个被叫做小凌云的姑娘难为情地一笑说，‘话是这么说，可一看到一些事，心里就憋不住！’赶车的摇着头说：‘憋不住就严肃地斗争嘛！就从自身先做起嘛！就把劲头用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上去嘛！’那姑娘咳了一声说，‘叔叔，有几个能像你呀！’赶车的又笑了：‘我算个什么，我只不过不喜欢垂头丧气，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罢了！’那姑娘把头向赶马车的肩上一靠，亲热地说：‘你这个怪叔叔啊！’

“我听着这两人的谈话，越听越感到惊奇，一个赶马车的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它既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也不像一个车把式的思想。

“我不由欠起身，歪头打量起这个车把式。这个人，年纪可能在四十到五十中间，他身上披了件破军大衣，那种大衣还是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的产物，已经像是麻包布了。他头上戴了顶天云山区农民常戴的套头帽，一直压到两条漆黑的眉毛边上。他的脸从侧面看过去，轮廓特别分明，眼睛鼻子和脸型，使我想起我看过的一个希腊雕像。我越看越觉得这个车把式有点怪，我很后悔我上车时没有仔细注意他。

“这时，马车已经走到峡谷中了。这是通向天云山区的有名的大峡谷，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古城堡，就是从这个峡谷通去的。这个古城堡据说是明朝的一个大官僚地主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修的，清朝时的地主，为了防太平天国的革命军又重新加固过。它现在还虎视眈眈，高踞于峡谷之上，仿佛还要继续封锁着天云山区。

“我无心思索这古城堡的过去和未来，我很想找个借口和这位车把式攀谈攀谈，可是，他和那个姑娘一进入峡谷，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他俩紧紧靠在一起，望着前面什么地方，仿佛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我只能暗暗地观察他们，却找不到机会询问他的情况。

“马车快要驶出谷口的时候，这位车把式忽然朝马吆喝了一声，让